

寐语者 著

上

生死契阔，红颜悲殇，缘何爱比恨更难宽恕。

# 帝王业

DI WANG  
YE

典藏版

海外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寐语者 著

上





## 开卷十年，合卷一世

——《帝王业》十周年版 自序

被猫爪子踩醒的清晨，拿起手机，看见一条编辑发来的短信——“《帝王业》十周年版的序言写好了吗？”

没有。我大概是自我催眠般地故意忘了这件事。

十年，这么一个时间概念，仍然令我讶异。

起床一边煮咖啡一边想着写什么好呢。猫跳上餐台，闹着让我拉开窗帘，它要看看鸽子是不是又来侵犯它的领地了。窗外晨雾正浓，鸽子们还未睡醒，欧洲的清晨总是宁静得像一幅凝固了时光的油画。这座城市的冬季和十年前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些相似，也是湿润多雾的。那时候我刚开始写这个故事，从一个虚托的中古年代，从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及笄写起。

这个女孩的人生，开始得漫不经心，安逸自如，没有野心企图，也没有套路迂回，她只是好奇地推开了一扇命运之门，边走边看，好奇地想知道，未来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书外的作者，也没有大纲，甚至没有写作的概念，只想陪这个女孩一起往前走，去看看她的这一生，会是怎样。

她带着不谙世事的勇敢，坚定前行，遇到爱也遇到恨，遇到背弃也遇到坚守，走过黑暗如永夜也迎来朝阳铺展于脚下。她的生命里有多少光彩，也有多少遗憾。也许更多人记得她立于光彩中，身披霞光，登临绝顶；而我每每想起她，眼前浮现的总是那个及



笄礼上的，转身望向远方的少女。我仿佛是旁观又或是参与了她的一生，乃至书中每个人物的一生。

是我创作了这些人和他们的人生，而她和他们，也融进了我内心的某一部分，交融在我的时光里、经历里。不仅是我，更有千万读者伴随这个故事走过了十年。

这十年里，她们走出大学校园，走进职场，走进婚姻，有的人做了父母……而我走过了万里重洋，走过了一个个自己的故事。得知《帝王业》将出十周年版时，一个老友说，“才十年吗？怎么觉得已经几世了”。开卷合卷，书尽一世，这些年一直读着我笔下故事的读者们，难道不正是相伴经历了几世的轮回悲欢吗？

这奇妙的缘分，始于一个少女在她十五岁及笄礼上的抬头一笑。

她是王儇，是与我们携手一起成长的小阿妩。

十年一别，故人归来。

这些年，你们可好？

寐语者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卷  
○ 繁华落尽

风华  
002

险行  
057

祸福  
100

风流  
006

赴死  
065

疏离  
108

风雨  
015

惊魂  
073

彼此  
115

良人  
026

夺魄  
080

进退  
123

惊变  
039

生死  
086

缠绵  
131

贺兰  
046

爱憎  
093

别离  
141

目  
录

第二卷 ○ 天阙惊变

陷圖 150

天阙 192

恨天 239

降將 157

亲疏 201

伤情 247

夺城 164

昨非 211

托孤 255

并肩 174

今是 220

杀伐 183

宫变 229

第

一

卷

繁华落尽

# 【风华】

今年八月十三是我十五岁生辰，也是行及笄之礼的日子。

我的及笄礼由晋敏长公主主行，皇后为正宾。

前来观礼的诸内命妇与京中望族女眷，鬓影连云，宝马香车在家庙前蜿蜒里许。

东房之内，兰汤沐浴，熏香缭绕。

吉时至，礼乐毕，自外传来礼官曼声长奏：“上阳郡主行笄礼——”

我着彩衣彩履，绾双鬟，在司礼女官的导引下徐步走过长长的铺锦礼毡，来到华堂之上，望见盛装的太子妃已在西阶就位。我向主位上的父母与正宾位上的皇后行了跪礼，便起身面南深揖谢宾，步入礼席正坐。

我仰头看着神容端丽的太子妃，悄悄地挑了挑嘴角。

她目光如水，端庄得一丝不苟，亲手将我双鬟散开，拿起盘中玉梳为我梳头。

梳罢，太子妃退至一侧，正宾盥手，皇后与长公主一并步下玉阶。

我屏息垂目，见一双朝凤宫履与杏黄鸾纹织金裳映入眼中。

皇后站在我的面前，庄严吟诵：“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她着席正坐，从长公主手中接过玉梳，将我长发绾起，梳作高髻，加以透雕牡丹纹金笄。

我缓缓仰起脸，看见母仪天下的皇后，我的嫡亲姑母，眼中含笑如绵绵春日。

晋敏长公主，我的母亲，站在她的身侧，额前凤坠摇曳，眼中泪光晶莹。

初加笄，再着素衣襦裙。

我正跪叩拜父母，谢宾，向东正坐。

姑母再次步下玉阶，从母亲手中接过如意莲花垂珠簪，为我加簪祝颂。



复加曲裾深衣，再拜。

敛容正坐，待三加八宝连枝金凤冠，着广袖长裙礼服，再颂再拜。

层层繁复华服加身，钗冠巍巍，垂缨摇曳，宽且长的裙幅逶迤身后，往日罗衫轻灵不再，渐觉一举一动都似有无形压力，令我不得不挺直身姿，端肃心神，来支撑这分量与庄重。

三加三拜，笄礼已成。

尊长们端坐主位，身后是王氏历代先祖的挂像高高在上俯瞰着我，画像上的每张面孔，每双眼睛，都透着这个姓氏的荣耀与高贵，凝结了无声悲欢，穿过百年岁月将我笼罩。

礼官长声唱诵着每个女子笄礼上都要聆听的话：

“事亲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溢不骄，毋诋毋欺。古训是式，尔其守之。”

余音悠悠回响于华堂，亦回响在我心上。

“儿虽不敏，敢不祇承。”

我屏息正跪，双掌平举齐眉，深深俯首叩拜。

拜谢祖先恩荣，拜谢皇后加笄，拜谢父母兄长。

我礼成而起，徐徐回转身来。

远近华彩，明堂深旷，四下肃然。

脚下玉砖如鉴，映出一抹淡淡的影子——高髻嵯峨，广袖垂云，这身影陌生得让我恍惚。

皇后、长公主、太子妃依次向我称贺，父亲与兄长称贺，宾客称贺。

我逐一还礼，一次次敛容低首，复又抬起脸庞，迎着众人目光，独立于异彩流光的中央。

少时双鬓散去，冠簪深衣之下，万千光华汇集一身。

父母兄长第一次站在我身后，再无人挡在我面前，张开庇护的双臂。

堂前玉阶长远，似要将我引向漫长得不敢设想的人生，而彼端的人们离我如此遥远。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年少岁月一去不返。

次日清晨，我早早被徐姑姑催促起身，天未亮就开始着衣、敷粉、梳妆。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成年女子的身份，去给父母请安。

妆成，徐姑姑为我加上玉色连枝披帛，含笑退至一侧，让我转身看向立地鸾镜。

镜中人斜梳螺髻垂步摇，白素为裙，烟霞为襦，腰采窄束，玉带缠臂……我笑着在镜前旋身一转，衣带飞扬撩起幽幽香气，“今日熏的什么香？”

我抬袖嗅去，诧异熏香与往日不同。

“郡主且看脚下。”徐姑姑笑道。

尘香履上薄玉为花，履底有蔷薇香粉，从莲瓣镂空中细细印洒。

“真巧的心思！”我欣喜跃然，玩心忽起，提起裙摆在地上踩出淡淡蔷薇色的印子，仿若无数花朵绽开尘中，一路轻灵地随我向回廊开去。徐姑姑和侍女们在后边匆忙相随，叫着“郡主慢些”，我佯作没听见，将她们都抛在身后……

恰是雨后初晴，清晨的微风吹落廊外桂花，纷纷扬扬，撒落一地细碎香蕊。

待我转过东廊，迎面便见了哥哥——漆纱小冠，白衣广袖，手持犀柄麈尾翩翩而来。

他驻足廊下，将我看了又看，一双斜飞的秀眉挑得老高：“谁家女儿生得这样俊俏，可比我家的野丫头美多了。”

我高扬起头，学他挑眉的样子：“这又是哪里来的轻薄儿，惯会装模作样！”

“啧啧，凶起来也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越发装腔起来，乌黑眸子透出促狭笑意，曼声谑道，“莫非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

我夺了麈尾，扬手打去，才将后面的浑话截住。

哥哥笑着躲开，口中兀自戏谑：“卫侯，卫侯，我家小阿妩的卫侯在哪里？”

我咬唇，耳后直热，双颊瞬间发烫。

“哪来什么卫侯，你也不是东宫。”我绕过花树，将麈尾朝他掷去，“尽说些浑话！”

“虽不是也，亦不远也，难道你不是东宫之妹，莫非子澹……”

听见这名字，我心一跳，急急截住他的疯话：“叫爹爹听见不掌你的嘴，拿谁比不好，偏拿个薄命的！”哥哥一怔，想起《硕人》所颂的美人庄姜果真薄命不祥，忙掩了口：“罪过罪过！”

这恶人嘴上讨饶，却又笑着凑过来，将话一转：“昨日为兄替你占了一卦，依卦象所示，我家阿妩今岁红鸾星动，将遇良人。”

我探手向他肋下挠去，哥哥最怕痒了，慌忙闪身躲让，与我闹作一团。

侍女们看惯我与哥哥嬉闹，退在一旁也不避忌，纷纷掩唇而笑。

徐姑姑啼笑皆非地将我拦住：“郡主快别闹了，相爷已回府了。”

哥哥趁机抽身，扬长而去，笑声在簌簌而下的落英间飘远。

我一甩衣袖朝徐姑姑嗔道：“每次都偏袒哥哥，你最偏心了！”

她掩口而笑，姿态秀雅，悄声道：“行过笄礼便该出阁了，岁末离人当归，难怪红鸾星动……”

侍女们在身后轻笑。

只有自小陪在身边的锦儿安静乖巧，没有取笑我。

我羞得说不出话来，一跺脚道：“锦儿，我们走，不理她们！”

说罢，我转身掩饰着双颊发热的窘态，直往母亲居处快步而去，而身后笑声依旧盈盈不绝。

“郡主当心。”

锦儿追上来，在阶上搀住我。

我拂开她的手，羞恼未消，抬眼却见廊外有风吹过，细碎纷黄的桂花扑簌簌掉落，馥郁袭人。

今年的桂花开得早了些，现在便已凋落。

心念忽动，惊觉桂子开谢，已是秋深，岁末当真不远了。

岁末，岁末，他真能回来吗……

虽听母亲私下说起，圣上有意召他提早回朝，可姑母又说守孝之期，三年未满，皇子身为天下表率，不可不守孝制。徐姑姑只听母亲那样讲，却未曾听见姑母的话，她是不会懂的。

我自然明白深宫里有许多无奈之事，可他们却总以为我仍不懂。

我怔怔地望向远处朦胧天色，叹了口气——皇陵偏远，被遥隔于重山之外，此时已渐入秋凉了吧。

一时间，惆怅暗生，说什么红鸾星动，将遇良人……我的良人去了皇陵，为他母妃守孝，未满三年之期，怎能回来娶我。

三年，不知道是多漫长的时光。

一直站在我身侧的锦儿忽而细声说：“郡主终归是要等到殿下回来的。”

我脸上一热，“锦儿，你也来多嘴。”

锦儿低了头，知道我不会真的恼她，继续柔声道：“除了殿下，谁还配求娶王氏之女？”

# 【 风 流 】

我出身琅琊王氏。

母亲是当今圣上的亲姊，最受太后宠爱的晋敏长公主。

姑母入主中宫，母仪天下，成为王氏一门第五位皇后，延续了王氏被尊为“后族”的荣耀。

我的名字叫王儇，受封上阳郡主。

从太后到太子妃，却都只叫我的乳名——阿妩。

而我小时候，也总分不清皇宫与相府哪个才是我的家。

自我记事起，幼年大半辰光都在宫中度过，至今凤池宫里还留着我的寝殿，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直入中宫，任意在御苑嬉戏，与皇子们一起读书玩耍。

当今皇上没有女儿，只育有三位皇子，太后唯一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姑母曾戏言：“长公主是天朝最美的花，小郡主便是花蕊上最晶莹的一粒露珠。”

我一出生就被太后抱入宫中，养在她身边，在外祖母、母亲与姑母的无限宠爱中长大。

皇上和姑母一直很想有个小公主，可惜，姑母却只有子隆哥哥这一个儿子。而皇上对我的疼爱似乎比太子还多——他有乌黑胡须与一双柔软白皙的手，他会将我抱到膝上喂食新橘，让我扯了他的龙袍抹嘴；在他批阅奏疏时，让我趴在一旁睡觉，直到姑母将我抱走，抱回昭阳殿的凤榻上安睡。

我喜欢姑姑的凤榻，又深又软，陷在里头谁也找不着我。

母亲领着哥哥来带我回府，我不肯走，说家里没有这样的凤榻。

年少精怪的哥哥揶揄说：“阿妩好不识羞，只有皇后才睡凤榻，莫非你想嫁给太子

哥哥？”

母亲和姑姑都笑起来。

“她哭起来好凶，我不要娶。”太子子隆坏笑，又想扯我的头发，被我挥手打开。

那年我只七岁，不大明白什么是嫁娶，只讨厌子隆哥哥总欺负人，生气说：“我才不要做皇后！”

姑姑抚着我的脸，微笑叹息：“阿妩说得对，凤榻太深，难得好眠，还是不做皇后的好。”

没隔几年，姑姑却改变了心意，竟然真想让子隆哥哥等到我及笄，迎我做太子妃。

太后、皇上与母亲全都不允，姑母无奈作罢，任皇上亲自选中了谢家阿姊。

太子妃谢宛如，才貌娴雅，温柔敦厚，年长我五岁，曾与我一同在谢贵妃宫中学琴。

谢妃琴技天下无双，她是三皇子子澹的母亲，也是宛如姐姐的姑妈。

她们谢家的人都生有修长柔软的双手，与温暖清澈的眼睛。

我喜欢这样的人，而姑姑却不喜欢。

太子哥哥大婚后，也对宛如姐姐不冷不热，在东宫置了成群的姬妾。

无论宛如姐姐多么贤淑温惠，她终究是谢家的女儿。

姑姑厌恶谢贵妃，厌恶所有的谢家人，尤其厌恶谢妃的儿子——三殿下子澹。

我悄悄地以为，除了姑姑，世上再没有人会不喜欢子澹。

他是那样美好的一个人。

比太子哥哥与二皇子子律好，甚至比我家哥哥都好。

我与哥哥自小人宫伴读，与皇子们相伴长大，宗室中再没有女孩比我更了解他们。仗着太后宠溺，少时的我们总是无法无天地玩闹。

而不管闯下什么祸，只要躲进万寿宫，赖在外祖母怀里，任何责罚都会被她挡得远远的，连皇上也无可奈何。她就像华盖稳稳笼住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必担心会有风雨。

那时鬼主意最多的总是哥哥，闯祸最多的是太子子隆。二皇子子律体弱多病，孤僻寡言，常受太子欺负。我有时看不过太子捉弄人，也会不服气地帮子律哥哥说话。每当这时候，从不与人相争的子澹，就会静静地站出来护着我，在我跟前做永远的挡箭牌。

这个温润的少年，承袭了皇室高贵的气度，性情却淡泊，一如他那柔弱善感的母亲，仿佛天生就不会为任何事情失态。不论旁人怎样，他只会用那双清澈的眼睛，静静地注视

你，让你也无法对他生气。

在我眼里，子澹一直是最好的。

那些无忧岁月，在不经意间飞逝如电。

豆蔻梢头，青涩年华，少时顽童渐渐长大。

不记得什么时候起，哥哥与殿下们一出现，总引来宫人女眷张望的目光。

尤其哥哥经过的地方，总有女子隐在廊下帷后悄悄地窥望。

每有聚宴游春，那些骄矜高贵的世家女儿们，兰心巧妆，欲博哥哥一顾一笑。

可其实世人皆道，京华美少年，王郎居第二，而风华犹胜一筹的，正是三殿下子澹。

子澹贵为皇子，风仪俊雅，才貌非凡，却从不像哥哥那样流连于女儿家的顾盼秋波——他的目光只停留在我身上。

我说什么，他都微笑倾听；我去哪里，他便陪到哪里。

连皇上也笑他是痴儿。

那年皇上寿筵，我们并肩祝酒，薄有醉意的皇上抬手揉眼，跌落了手中金樽，笑着对身侧谢妃说：“爱卿，你看，九天仙童下凡给朕贺寿来了！”

谢贵妃轻柔地笑着，望着我们。

姑姑却凤目生寒。

寿筵之后，姑姑告诫我年岁渐长，男女有别，不宜再和皇子们走动亲近。

我不以为意，仗着太后的宠溺，依然背着姑姑去谢妃宫中学琴，看子澹作画。

延昌六年，仲秋，孝穆太后薨。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不管母亲流着泪怎样劝慰，我都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大丧过后，我仍如太后在世时一样，天天跑去万寿宫，抱着外祖母最喜欢的猫儿，独自坐在殿里，等待外祖母从内殿走来，笑着唤我“小阿妩”……

宫人来劝我，被我发怒赶走，我不许任何人踏进殿来打扰，怕她们吵扰，外祖母的魂魄就不肯回来了。

我坐在外祖母亲手种下的紫藤旁边，呆呆地看着秋风中枯叶零落——原来生命如此易逝，转眼就消弭于眼前。

秋日轻寒，透过薄衣单袖钻进身子，我只觉得冷，冷得指尖冰凉，冷得无依无靠。肩

头忽有暖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将我拢住——我竟没觉察何时有人到了身后。

我怔愣间，熟悉的双臂从身后环抱住我，将我揽在他胸口——他襟袖间淡淡的木兰香气充盈了我的天地。

我不敢转身，不敢动弹，茫然听见自己的心跳如鼓，周身却软绵绵地失了气力。

“祖母不在了，还有我在。”他在我耳后低喃，语声忧伤而柔软。

“子澹！”

我转身扑入他怀抱，再也忍不住眼泪。

他捧起我的脸，垂眸看我，眼里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迷离，他衣襟上传来的亲密又陌生的男子气息，让我不知所措——似茫然，似慌乱，又似甜蜜。

“看见你哭泣，我会心疼。”他将我的手捉了，贴在自己心口，“我想看见阿妩笑。”

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整个人都快要融在他的目光里，从耳后到脸颊都起了炙热的温度，热到滚烫。

一片落叶飘坠，恰落在我的鬓间。

子澹伸手拂去那片叶子，修长的手指拂上我眉间，一点奇妙的战栗透过肌肤传进身体。

“别蹙眉好吗？你笑起来，多美。”他的脸上也有了红晕，静静地将脸颊贴上了我的鬓发。

这是子澹第一次说我美。

他看着我长大，说过我乖，说过我傻，说过我淘气，唯独没说过我美。

他和哥哥一样，无数次牵过我的手，摸过我的发髻，唯独没这样抱过我。

他的怀抱又温暖又舒服，让我再也不想离开。

那天，他对我说，人间生老病死皆有定数，无论贫富贵贱，生亦何苦，死亦何苦。

说这话的时候，他眉目间笼罩着轻烟似的忧郁，还有一脉悲悯。

我的心上像有泉水淌过，变得很软很软，至亲离去的惶恐渐渐被抚平。

从此，我不再惧怕死亡。

外祖母的去世没有让我悲伤太久。

彼时，我还是少年心性，再大的伤痛也能很快痊愈，而懵懂情愫已在心中悄然滋长，我开始有了真正的秘密，自以为旁人都不曾觉察的秘密。

不久，哥哥以弱冠之年入朝，被父亲遣往叔父身边历练。

叔父奉皇命将往淮州治理河道，便偕哥哥一同赴任。

哥哥这一走，宫里宫外，仿佛突然只剩下了我和子澹两个人。

暖春三月，宫墙柳绿，娉婷豆蔻，少女春衫薄袖，一声声唤着面前的少年——

子澹，我要看你作画。

子澹，我们去御苑骑马。

子澹，我们再来对弈一局。

子澹，我弹新学的曲子给你听。

子澹，子澹，子澹……

每一次，他都会微笑着应允，满足我的任何要求。

当实在被我闹得没有办法了，他会故作忧愁地叹息：“这么调皮，何时才能长大嫁人？”

我羞恼，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扭头便走：“我嫁人与你何干！”

背后传来子澹轻轻的笑声，甚至过了许久，那笑声还会在我心头萦绕不散。

别的女孩都不舍得离家，怕行了笄礼，便有夫家来许字提亲，从此远离父母膝下，要去战战兢兢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如宛如姐姐那般活得沉闷无趣——若是一辈子都要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朝夕相对，一直到老——想起来，就那么可怕。

幸好，我有子澹。

太子与二殿下都已册妃，世家高门之中，身份年纪可与子澹匹配的，只有王氏女儿。

反之，也只有皇子可配长公主与宰相之女。

皇上与谢妃都乐见子澹与我亲近，而母亲也早已默许了我的心事。

只有姑姑与父亲，对此不置一词。

每当母亲在父亲面前委婉提起，父亲总是神色冷淡，以我尚未成年为由，略过不言。

我在宫中长大，五岁之前得见父亲的时候都不多，与他不甚亲近。

长大后虽知父亲也极爱我，却总是多了威严，少了亲昵，但父亲似乎也奈何不得。而我的亲事，只要皇上赐婚，是谁也不能违逆的。

子澹已经十八岁，到了可以册妃的年龄，若不是我还未及笄，谢妃早已向皇上请求赐婚了。

我真嫌时光过得太慢，总也不到十五岁，真担心子澹等不到我长大，皇上就糊里糊涂



地将别人赐婚给他。

等我十五岁时，子澹年满双十，已是弱冠之年。

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老，等我长大，你已经快成老头子了。”

子澹半晌不能说话，啼笑皆非地看着我。

然而，没等我十五岁笄礼来临，谢贵妃竟辞世了。

美丽如淡墨画出的一个女子，仿佛岁月都不舍得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不论姑姑如何强横，谢贵妃从来不与她争，也不恃宠而骄，在人前总是一副静默柔顺的姿态。

只因一场风寒，谢贵妃病势急沉，良医束手无策。等不及每年春天专门为她从千里之外进贡的梅子送到，就匆匆辞世了。

在我的记忆中，谢妃一向体弱多病，郁郁寡欢。她总幽居宫中与琴为伴，即便皇上万般恩宠，也少见她有笑容。她病中时，我与母亲前往探望——她卧病在床，妆容却仍是整齐，还问起我新学的曲子……母亲落了泪，而她目光幽幽，只是久久地望着我，欲语却休。

后来，我听子澹说，直到临终，她也没有流露凄色……只带着一丝淡漠厌倦，永久睡去。

雨夜，哀钟长鸣，六宫举哀。

子澹独自守在灵前，长跪不起，他颊上泪水沿着脸庞滑下。

我站在子澹身后许久，他都没有察觉，直至我将丝帕递到他面前。

他抬头看我，泪水落到我的手上，湿了丝帕。

脆弱的冰绡丝帕，沾了水汽便会留下皱痕，再不能抚平。

我用帕子为他拭泪，他却将我揽到怀中，让我不要哭。

原来我自己的眼泪，比他流得更厉害。

我依偎着子澹单薄的身体，陪他跪了整整一夜。而那条丝帕从此被我深锁在匣底，因为上面皱起的印痕，是子澹的眼泪。

子澹失去了母亲，偌大的宫中，他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我虽还年少，却已经懂得母族对皇子的重要。